遊園驚夢

廖偉棠

廖偉棠，1975年出生於廣東，後移居香港，現為詩人、作家、攝影師。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、中文文學獎、台灣時報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等。曾出版詩集《苦天使》、《少年遊》、《黑雨將至》等，雜文集《我們從此撤離，只留下光》，攝影集《孤獨的中國》、《巴黎無題劇照》等。

我不知道是怎麼被戴老爺擄掠到了他的深院的。現在才回憶，未免年代過於久遠。也許我是一個記者，千里迢迢從京城趕來採訪這邊遠省份的最後一個土豪；又也許我是回鄉省親的小秘書，為了躲避即將爆發的全國內戰而倉皇匿身於此。總之，這裡的主人強留客，幾乎是把我軟禁起來成了他的清客、玩伴。

想來我既不是英俊可作相公之徒，亦非才高八斗健談之士，為何能得到戴老爺的垂青？我也百思不得其解。戴老爺對我沒有男色之慾，他自畜有數房姨太太，供他取樂；他雖然長得像個老儒生，雅好熏香聽琴，但對詩詞卻一竅不通，也不附庸風月，更遑論我所熟習的新文學。

那他留我作甚？最初的兩三年，我們幾乎天天在他的大莊園裡閒遊，看雲獵鳥，有時終日無一言。不過即使如此，到今天我仍然沒有弄明白莊園的地理，與其說那是一個莊園，還不如說那是個迷宮。在戴老爺記得的寥寥幾首詩之中，有一首他特別喜愛的，寒山的詩：

可笑寒山道，而無車馬蹤。
聯谿難記曲，疊嶂不知重。
泣露千般草，吟風一樣松。
此時迷徑處，形問影何從。

寫的幾乎就是我們這個莊園，翻譯成戴老爺的話就是這樣：「這個戴老爺莊園啊真是可笑，它叫做莊園卻幾乎沒有客人來往遊玩，在這南方的丘陵地勢上建起的庭園高高低低的、彎彎曲曲的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變化和重複。早上來到庭園中，看見所有的草木都彷彿同樣帶着露水哭泣，晚上睡不着，就聽到所有的松樹都在風中唱着一樣的哀歌。我也經常在園裡迷路，現在又迷了，你這個窮書生到底知不知道怎麼走？」

我還能清楚地記得他那時似笑非笑的神態，有多少次，當我們被一道突如其來的飛瀑擋了去路，或者繞着一座高大的假山轉了幾個圈子時，戴老爺總是突然轉身問我：「你知不知道怎麼走？」我只好乾瞪眼，「你建的莊園你自己都不知道？」「那有甚麼奇怪的，人生不外也如是乎？」戴老爺似哭非哭，兩人乾瞪眼。

不過呢，沒有路就等於一切是路，我們就胡亂走回了住處，即使天色已晚，天空上也越來越少能看見星星閃亮。我們的日子也像這陳舊的天空，越來越腐敗、黯淡。一年過去了，十年過去了……我早已懶得計算年份，更何況日月，戴老爺漸漸把我們和外界的接觸減少至無，沒有報紙、沒有信使、沒有客人，後來連傭人也一個個被辭退了，只剩下一個，每天給我們送飯的啞巴。

只有一天我知道是星期六，因為那天我們在枯荷遍地的假水池邊上散步，突然遇見了兩個不認識的人。一個是古裝打扮的胖女人，絲絹青裙幾乎裹不住往外跑的肥乳房，她粉臉一燦，自稱是何仙姑。另一個是脫下了狐狸面具的美少年，發白學生服，有力的手臂，抱着一隻模型帆船。

何仙姑：「今天我給你講宣統皇的故事吧？」

美少年：「不，不嘛，我想划船。」（左手輕

舞，作撥水狀）

何仙姑：「唉，又是划船，你們的星期六怎麼都像孔雀開屏似的……」（兩人碎步下，幕落）

後來，戴老爺開始天天和我膩在一起，我不煩他，早就煩夠了。我也懶得問他那幾房姨太太怎麼樣了，如像問他那紅塵世界怎樣似的，答案不外乎：「塵本不紅，以其染之」一類套話。我們的最新愛好是酗酒，每天在書房喝得暈乎乎的，拿毛筆當飛鏢、線裝書當紙牌亂扔。不消說，啞巴也開始三五天才來一次，帶來的食物越來越少，酒卻越來越多。

「你媽個X，你媽個X！」今天我頭一次聽見戴老爺罵人，罵得如此難聽。還好，不像是罵我。我於是不理他，只顧低頭看書桌底下的蟻穴，又在轟轟烈烈開仗。「操他大爺的！操操操！黎元洪！閻錫山！」「吭！」的一聲一個酒瓶子在我身邊開了花，又「吭！」的一個。「操！你發甚麼瘋？」我也火了，「你他媽的少來這一套！」

「我來這一套？哪一套？！」戴老爺一下子從竹榻上站起來，顫顫巍巍的，我才發現他已經如此老態龍鍾，白髮糾結及肩，長鬚在胸，黑得發膩的綢子睡袍掛在他身上彷彿隨時會碎落成灰。他見我穩坐不動，更是惱火，噌一聲從竹榻上跳了下來，哎唷不得了，地上都是白花花酒瓶子碎片，戴老爺又趕緊跳回牀上，白腳抽搐着。

「嘿，你看你，傷着了吧？」我趕緊過去看，白瓷片上都有了血星點點，他卻不認，「沒有沒有。」他那浮腫的臉搖擺着，真叫人噁心。我伸手硬把他想藏進睡袍下的腳扯了出來，腳板底劃了兩道口子，翻着皮肉，血止不住地往外冒。「沒有沒有，沒沒沒有……」「算了吧你！」我一撒手把他推倒在牀上，扯過一個破墊子捂住他的傷口。「你等着，我去喊人！」我奪門而出。「別走，別出去！」戴老爺哀求着。管他呢。

我一衝出屋門，便如腳下生風，說我是焦急也不像，說我感到了自由我也沒有這個膽。空蕩蕩，舉目都是空蕩蕩。花自開，鳥不鳴，藤蔓恣意橫行，池裡水乾了，小路卻漫着流水，我一跳而過像練了輕功的高人。我只取直路行走，實也不辨南北西東，就那麼向前猛跑，涉水過亭，連滾帶爬穿越過這百頃莊園，天上灰茫茫，日色昏了又亮，似乎是晌午。

院門在前。我已經有多少年沒見過這個院門！以前要是我走到一半，戴老爺的家丁們早就把我拖回去了。今天卻無一人阻攔，其實早就無一人阻攔！我氣喘吁吁扶着半開的黑漆大門，根本就沒有反思以往的能力——以往，我只是一隻寵物而已。陽光剎那朗照，我不假思索便出了院門。

有人嗎？有人。院門左側是一鐵皮小亭，亭內有一豬樣青年男子伏案午寐，窗口掛一牌「門票五元」。院門右側的鐵皮屋稍大，髹上了橙色白色，窗子大開，看得見裡面花花綠綠的零食、小玩意兒和明信片。兩個紅衣姑娘在碎嘴。「她可真不地道，幹嘛非要到處跟人講？」「跟人講也沒甚麼的，只是那頭大象，還有那飛機，唉，那飛機！」

「喂，你們誰有空？」我自沖她們嚷道，「快進去看看，戴老爺受傷了。」我猶豫了一下，「他快死了！」

小姑娘倆眨巴眨巴眼，盯着我看。我心裡一怯，「他快死了。」我低頭對自己小聲重複了一句。戴老爺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哈哈哈。士兵們還在趕路呢，新聞紙唰唰翻新，不會報道我們的消息。鳥語又聞，花又香，已經是春天。我短衫短褲，揹着黑皮軍背包戴着黃秸草帽，好像一個要去春遊的中學生，這不？我的左手還拿着捉蝴蝶的網兜，右手提着擦得鋥亮的昆蟲箱。

晃晃悠悠，馬路不遠處熱氣蒸騰中開來了一輛大公共汽車，嘎地一聲停在我面前。「上來吧，同學！」車裡有幾個和我差不多大的人，我上了車，「去哪裡？」「最遠能去哪裡？」「最遠？終點站是俄羅斯。」「那我去俄羅斯。」

「你賺了，這巴士統一票價，去俄羅斯也只要一塊錢。」身邊坐的原來是我小學同學馬六明。我們一路說說笑笑，唱唱跳跳。俄羅斯一點也不冷，我們熱汗淋漓，如在暴雨中。